

漂泊西南天地間

毛 鍾 新

戴笠別傳之八

熠耀騰精躍洪爐

戴笠先生生命史上最重要的轉捩點，是投入國民革命大洪爐——黃埔軍校，「俄融融而委質，忽曄曄而揚彩」，脫胎換骨，變化氣質，陶鑄一個江湖浪蕩者蛻變為忠義堅貞，鋒銳沉潛的革命志士。

范仲淹金在銘賦說：「因烈火而變化，逐颯範而圓方，如今區別妍媸，願為軒鑑，儻使削平禍亂，請就干將。」

戴先生熠耀騰精，乍躍洪爐，鍛鍊誠明，範圍仁義，他的成就合併了軒鑑與干將，二十年間，「入作心膂，出任爪牙」（三國志周瑜傳語），作了黃埔最出色的學生。殉難三十餘年之後，復興基地的安全工作幹部，仍多是他的部下和學生，繼承了他的若干想法與作法。

化裝脫逃去上海

黃埔六期是軍校最龐大的一期（黃埔本校入伍時即有四千餘人，以後加上各地分校和比照六期的各訓練班，共有九千五百餘人，第一期正取

三百五十名，備取百餘名，加上第二期、第三期合共二千二百八十九人）亦是訓練期間最長，波折最多的一期。十五年八月入伍，中經張發奎、黃翔琪受汪精衛之嗾使在廣州叛變，襲擊軍校，工會糾察隊配備武裝取代憲警，到處以公審方式處決人犯，導致共黨彭湃、葉挺之廣州大暴動，集體屠殺，血染溝渠。六期學生化裝脫逃至上海，由浙江省政府軍事廳在杭州設軍事訓練班收容，總隊長是方從日本歸國的賀衷寒，政治部主任鄧文儀。

十七年元月領袖復職，繼續北伐，在徐州誓師，六期學生選了一批任戰時宣傳員，以後返回南京軍校繼續受訓，到十八年秋才畢業，陸續受了三年多的訓練。

力行社的發起人

戴先生的黃埔生活，從寬一點說：自十五年五月，從江山保安老家動身去廣州，至十七年元月八日領袖復職，繼續北伐，大約二十個月。嚴格一點說：自十五年八月入伍，至十六年八月領袖下野，他脫離了蘇州騎兵營，先後只一年。

此後他沒有繼續接受軍事訓練，亦沒參加黃埔六期的畢業典禮。

此後他自黃埔特別黨部、連黨部、營黨部的執行委員以後亦從沒有繼續參加黨的組織生活。二十一年，他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的發起人之一，並負責特務處，他和力行社中樞的關係，可以說亦是有點淡漠的。直到十年以後，二十七年，領袖在武漢和他談起黨，才知道他還沒有參加黨的組織，才令他重新入黨。由當時的組織部長親自授予黨證。

孤兒寡婦的生涯

戴先生於十五年五月去廣州，首先是旅費的籌措，他家本來有不少產業，父親是獨子，家產沒有弟兄分，可是二十年孤兒寡婦生涯，頗受族人侵佔，他自己外出讀書以來，十餘年間又變賣了不少，藍太夫人只希望他在家安分度日，根本就不肯讓他離家，而且爲了家中今後生活，當然決不肯再變賣產業供他作遠遊旅費。

他的三堂兄春波，三和豐的三老闆，幫了一點忙。十三年齊盧戰爭，孫傳芳入浙，盧永祥失

敗，於十月十三日和臧致平乘輪逃往日本別館，過流亡生涯，學兵團瓦解，他流落寧波，由藍太夫人親自接回家。

於是任保安地方的保衛團團總，只有十人，十枝單響毛瑟槍，而且是無給職，他却幹得十分起勁，遇有盜警，即四處上山越境搜捕盜匪，破了不少盜案，可是至少要負擔團丁伙食。於是要保安山間各紙廠分攤伙食費，這些廠大都是他堂兄們的產業，出這筆費用並不心甘，所以願意湊點錢，讓他離開家鄉闖天下。

家裏後門溜了走

他在廣州司後街宏信學旅告訴徐爲彬，說是早晨到城裏在自己店舖中借了一百元大洋，他家沒有在城裏開店，應該是指保安下街頭的三和豐。一百元爲數太大，江山人出手不會這麼大方，大約是多方設法才湊起來。

戴先生是天沒有亮，即從家裏後門溜了走，後門是一條狹弄，一排幾個大糞坑，周圍只有一點竹籬遮擋，相當今天的公共廁所。保安從前是閩浙官道，交通要衝，往來商旅夜晚上店，店裏沒有廁所，要來此方便。

他不敢讓藍太夫人知道，其妻秋叢亦不願他走，曾搜出他的旅費扣留起來，費了好多口舌，才取得諒解，煮了四枚雞蛋作早點，對着吞聲噙泣，滿面流淚的妻子，只吃了兩枚就動身走了。

從保安到江山縣城，一百另五華里，要爬越仙霞五嶺之一的窰嶺，除了坐轎，只有步行，他僱了個脚夫揹行李，走到城內悅來客棧，遇毛善

餘（即毛人鳳），文溪同學，原來在廣州黃埔四期的潮州分校受訓，這批學生大都是黃埔校軍掃蕩了滇、桂、川各雜牌部隊收容的下級軍官，軍校隊職政工人員視同俘虜，聲聲責罵，毛人鳳受不了，去見時任中央黨部秘書的朱雲光吐苦水，朱說：「要革命爲什麼一定進黃埔？」聽了朱雲光的話，即開了小差溜出來，回籍省親，和他談了廣州的情況並予以鼓勵。

雲山蒼蒼富春江

江山到杭州，要坐小木船，灘高水急，行旅頗辛苦，到蘭谿，才有大一點的木船，叫交通船，兩邊有上下舖位，中間爲統艙，不供膳食，到了碼頭，客人上去在小舖自行用膳。

這段水路即是富春江，山峻水清，壯麗奇絕，十數丈水深，江底砂石清澈可數，游魚浮沉，往來翕忽，七里灘嚴陵釣台，千古名勝，謝靈運以來，詩人雅士，題詠不絕。范仲淹守睦州，作嚴先生祠堂記，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」，與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都選入古文觀止，讀過幾年書的人，都知道這篇著名的文章。柳子厚如果來浙江做官，其遊記可能寫得更好。

江山到杭州，水路撐船的船夫，江山人佔一半，沿江碼頭，江山方言，幾可通用，如果有什麼細故與人衝突，打起架來，用江山話大叫一聲，不愁沒有人助拳。

江山同鄉拒介紹

戴先生到上海，寓閘北寶光里他的表妹倩家，預備搭海船去廣州，其文溪同學某，執教暨南

大學，與國民黨有關係，向其要一介紹信，說：「介紹信不方便，旅費不够可幫點忙。」

到了廣州，考黃埔的主要條件，必需入黨，入黨要介紹人，江山同鄉在廣州，知名度較高者有上面提到的朱雲光，戴先生去請他爲其介紹入黨，爲朱所拒，此君後來混到總統府政務局長，大陸淪陷，沒有出來。

以時間推算，那時如考進去，可編爲五期，他找不到介紹人，還要準備數理功課，據說考了四次，才考進去，並改名戴笠，因爲譜名春風，學名徵蘭，都沒有革命意識，給考官的第一印象，就不會好。

旅館欠錢吵起來

戴先生在廣州漂泊了五個月，旅費不够了，生活頗狼狽，住廣州司後街宏信學旅，積欠了旅館房金，爲老闆娘所迫吵了起來，四周圍了一大堆人在看熱鬧，徐爲彬亦住此，時任總司令部特別黨部第九分部幹事，剛巧遇見了，掏出五元毫洋給老闆娘，解了圍。自此兩人結交，特務處十個開山幹部中，認識最早的，就是徐爲彬，單名亮，江蘇無錫人。

戴先生和徐爲彬相處一、二個月，他的旅費用光了，徐爲彬當小職員錢亦不多，所以兩人相煦相濡，每餐有錢吃腊味飯、荷葉飯，沒有錢相偕到財政廳門口粥攤去吃粥。徐爲彬並接受他的勸告，一起去長堤入伍生部參加考試，徐爲彬錄取了，他自己却仍是名落孫山。徐爲彬撰紀念戴先生文章原說一起考取了，證以事實，應是未取

，考取應和徐爲彬一起編入入伍生第三營，不會編到直屬第十七連去。

入伍生團十七連

最後一次，他考取了，編入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，黃埔入伍生團，每團三營，每營四連，第六期學生多，增加了第四營，十三—十六四個連，尙是容納不了，再增加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三個直轄連，他即是編入直轄連。

第六期入伍生團長，由教育長方鼎英兼任，入伍生第一團團長爲郭大榮，第二團團長爲李亞芬。

入伍生第一團的同學，有徐亮、王孔安、何義芳、勞建白、喬家才、吳毅安等多人，後來都參加了特務處工作。

戴先生初入黃埔，並不見得出人頭地。勞建白和他同連，課桌相接，勞那時對他的印象：常有把頭偏入一邊的習慣，口也常常張開，不用鼻孔呼吸。——他在那時即有嚴重的鼻竇炎了。

有天自習，他在桌上用一張大信紙，向右邊斜放着，偏了頭用毛筆寫信，雖有體質頗怪的大型字，「心香一柱，遙祝健安」，是向他母親報平安的家信。信寫好了，向勞建白一笑，問：「你要寫家信否？」

旋乾轉坤說服力

可是他的操場基本動作，正步跑步，托槍轉法，中規中矩，老練好看，那是有浙軍學兵團的教習作基礎，只是體力不够，常常生病。

戴先生慢慢脫穎而出，那時六期入伍生，都只是十來二十幾歲的中學生，他已三十歲，比較成熟，十年浪跡江湖，「艱難險阻，備嘗之矣，民之情僞，盡知之矣。」多采多姿的生活經歷，加以天賦穎慧，記憶與理解力，童年即超越常人，而瞬發之洞察與判斷力，更非一般人所能及。口才又好，有說服力，三言兩語直叩對方心弦，西安事變，他和張少帥的一番談話，起了旋乾轉坤作用。

這些剛出校門的中學生，平日見聞，都囿於大同小異的學生生活，如今接觸了他，自然受他的吸引。徐爲彬在宏信學旅，即是聽他一夕話，不僅當場傾倒，跟他一起去投考黃埔，而且一輩子限定了他。

蓋世功業打基礎

戴先生自己，十年的潦倒與折磨，幾至母不以爲子，妻不以爲夫，有類戰國蘇秦落魄時的境況，自江山漂洋過海至廣州，這四、五個月，復飽受人所不堪的歧視與白眼，蘊積了這許多痛楚的刺激與煎熬，逼令他大澈大悟，發奮勵志，立了獻身革命，追求新生的堅強決心。

於是在這國民革命的大洪爐中，不僅脫胎換骨，變化氣質，而且打下了轟轟烈烈蓋世功業的基礎。

軍校有期中考試，每次公開榜示，他必先去看榜，見成績優異者，設法與其結交。凡文理通順，亦必事理明察，他的鈎深躡隱工作，從此等處開始，等到他主持特務處，所延攬的六期同學

，都是那一期的頂兒尖兒，都是在校中即名列前茅，在黃埔各種刊物中曾發表文章的優異能文之士。一般同學尙在當連營長，作下級幹部時，他們已是省級幹部，負方面責任了。

總務工作宰相料

星期例假，大家結夥去廣州玩，每人出三五毛錢打牙祭，他必任採辦，細察每人的性格與生活習慣，並注意到不同的口味，辦出來的食物菜肴，不僅價廉物美，而且令大家都滿意，甚至他自己多貼了錢進去。

他學生注重這類總務工作，並且有機地和別的業務綜合起來。說：總務工作做得好，是做宰相的材料。又說：要考核一個人，要深入了解他的生活。

還有更重要的是他學會了隱蔽鬭爭，在此舉會並把握了對付共產黨的一套本事。

軍校有國共之爭，到了六期，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都停止活動，鬭爭却未停止，國民黨人對於偽裝滲透，打入拉出，隱蔽活動，這類組織鬭爭——嚴格一點說是特務鬭爭的技術還不大懂，所以共黨鬭張得很，軍校國民黨的組織與活動，政治教育與鬭爭，統操縱在共黨手上。

學會了隱蔽鬭爭

共黨以反革命的帽子，如右派、國家主義派、西山會議派，透過國民黨的組織，打擊國民黨的堅強忠貞份子，重則開除學籍，判處徒刑，輕

則禁閉。

受到共黨摧殘的同學甚多，如入伍生第一團的謝靈石，被戴上「國家主義派」的帽子，關了禁閉，石仁成被戴上「東山會議派」帽子開除了。高級班的四期同學葉維，被戴上「右派」帽子，趕出軍校，使國民黨的忠貞份子人人自危，不敢公開反抗。

戴先生以他的睿智和閱歷，很快懂得了這一套，他學會了隱蔽鬪爭，不在言談表面上反共，他以生活服務與排難解紛，結交朋友方式，連絡同學，建立人望。

凡有年輕同學與共黨份子發生衝突，初生之犢，犯了幼稚病，衝動起來時，他必出來排解，免得出了亂子，吃了大虧，受他暗中維護的同學多了，對他的向心力慢慢強了，雖沒有形式的組織，彼此間有心靈默契。

第一次露出鋒芒

他當選了連黨部執行委員，這是在共黨份子把持下，硬選出來的，份量不一樣。

那時 領袖已派二期同學陳超、胡靖安來廣州，秘密連絡黃埔同學，組織反共活動。和戴先生發生關係，密取連絡，可是隱蔽得好，不露絲毫痕跡，陳超住在東山，辦有刊物：三民周刊，在理論上宣傳上批判共黨，共黨稱陳超和其關係人為「東山會議派」。

胡靖安於清黨後，任黃埔入伍生政治部主任，和戴先生建立了較為深切的關係，對於他後來事業的發展，起了重大的作用。

十六年四月十四日，廣州清黨，廣州比南京遲兩天。

黃埔六期的清黨，戴先生第一次露出鋒芒，提出了二十多名共黨份子的名單和資料，使清黨工作進行得順利而澈底。

共黨最可怕敵人

大家看見蛇都害怕，是因為蛇有毒牙，如果捏住它的七寸，或拔去毒牙，只不過比黃鱧、泥鰱長大一點而已。

共黨的可怕，在它的隱蔽工作，本質上仍是一羣中學生，戴先生懂得這一套，了解它的長處和缺點，以他的聰明才智與生活經驗，自然制得住他們，從此開始，他成爲共黨最可怕的敵人。

軍校奉令在六期入伍生中挑選三百人，成立騎兵營，以適應北方平原作戰，營長爲沈振亞。戴先生選入騎兵營第一連，並當選了營黨部的執行委員。每逢盛大的集會或活動，大家必定推舉他出來負責籌備工作。

未幾，騎兵營自黃埔開到蘇州，接着八月十三日 領袖下野，回到奉化。騎兵營推舉戴先生、劉藝舟、賴雲章三人爲代表，前往奉化，表示效忠，蒙 領袖接見，並予慰勉，發特別費三千元。

參加密查組工作

戴先生沒有回蘇州，脫離了騎兵營，以此三千元作爲調查工作的旅費活動費，蒐集各方軍事

政治情況，尤注重高級軍事幹部的生活言行與真實政治態度之調查考核，所有資料統交給胡靖安。

胡靖安自離開黃埔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後，即來南京任密查組長，負責各方面情況的了解工作。九月二十八日，領袖自奉化至上海乘輪赴日本，胡靖安留在上海，負責各方面的了解和連絡工作，戴先生成爲他最得力的幫手。

蘇州騎兵營，在領袖下野後，成爲沒有人管的孤兒，吃飯買菜錢都沒有着落，沈振亞的太太變賣首飾來維持伙食，這個故事頗受六期同學的尊敬，沈振亞後來亦參加戴先生的工作。戴先生兼長財政部緝私署時，他負責籌建稅警總團的騎兵，撥了一批茶磚去青海買馬。

深更半夜寫情報

戴先生這段時間住在上海，有錢住東方飯店，沒有錢即住開北寶光里表妹情家中。只租一間房，除他夫妻臥床外，尚有一小几作飯桌用，和一張小床供小孩睡，戴先生每天晚上上來他家，有現成菜飯隨便吃一點，即伏几寫情報資料至深更半夜，倦了即蹣伏在小床上睡一下。

自此時起，至「一二八」日寇炮火炸燬這一帶爲止，三、四年間以此爲據點和聯絡處，各種化名的函件亦由此間代收。

十六年十一月十日，領袖從日本回到上海，十七年元月四日復職繼續北伐，戴先生即參加北伐工作，黃埔學生生活，至此即告一段落了。